

付出同時感恩

年近七十，他奔馳非洲大陸，
將陌生的土語聆聽成鄉音；
穿梭蘭陽平原，
她不是喪夫喪子的怨婦，而是擁抱貧戶的好媽媽；
放棄名利，他踏在遍布地雷的科索沃，
和老農分享復耕喜悅……

人生際遇千百種，關懷方式各不同，
卻總有「感恩」在心頭，
感恩有服務的機會，開拓生命功能無限；
感恩苦境歷歷在目，知足心境當下湧現。

付出中得到啓發與成長，
原來，獲得最多的是自己……

【第三部】

付出同時感恩



向世界的暗角伸出手

· 志工筆記 ·



走過戰亂、饑荒、地震、颶風、洪水、乾旱肆虐過的大地，我的思想和行為改變了——當我捧起一碗飯，我感恩有一碗白飯可以吃，也希望全天下的孩子都有飯吃；當打開水龍頭流出清水的剎那，我知道自己多有福……

——謝景貴

我還記得那天，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九日。

我一個人在家，一手拿著垃圾食物、一手拿著電視遙控器轉台，突然看到證嚴法師在台北國父紀念館的演講。法師說話輕輕柔柔的，我不自覺停格在那裏，把座位移前、聽得很感動，雖然家裏只有我一個人，



但傲慢的我把淚水含在眼裏，就是不願意哭出來。

直到法師說：「當一個人看到苦難，大家有志一同，出錢出力，共同去幫忙，這就是『一眼觀時千眼觀、一手動時千手動』，無異於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聽到這裏，我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

騙不了自己

小時候，我的志願就是「做好人」，我崇敬史懷哲博士和德蕾莎修女那分為眾奉獻的精神，我想，他們是人，我也是人，他們做得到，我也做得到。

然而，長輩們提醒我：「阿貴啊，等你六十歲後退休了，有妻子、兒子、房子、車子、銀子後，再去做好人。」我想想也有道理啊！勸告我的都是關心我的師長，我相信他們。

就讀台大法律系時，我獲得全省法律盃辯論比賽第二名，尖牙利嘴地辯得對方牙癢癢，我以為那就是知識、就是力量。畢業後，從花旗銀行副理、加拿大皇家銀行經理到美林證券公司財務顧問，我成為業績亮

麗的股票營業員，不管客戶買或是賣股票，不管他賠或是賺，只要他有動作，我就可以賺佣金。

那時的我，穿著國外空運來的名牌吊帶褲、外加一件披風，戴著一副墨鏡、手裏提著價值好幾萬元的〇〇七手提箱，走在台北東區街頭，吸引來的異性目光，讓明明身高只有一六五的我，覺得自己有一八〇。

三十出頭的我年薪已經有數百萬，在陽明山買了一棟小套房，室內七坪、室外十一坪，總共花了五百二十五萬，只為了打開窗戶，告訴自己：我坐擁陽明山。

然而，在燈紅酒綠、光鮮耀眼的背後，每當夜深人靜獨處時，我會問自己：難道就這樣跟著社會主流走嗎？這真的是你要的嗎？你真的要做這種人嗎？難道從小的夢想是泡沫？……我什麼人都可以騙，就是騙不了我自己。

直到那次在電視上聽到證嚴法師的演講，我忽然像找到了方向，知道自己要什麼。以前我覺得一個人的力量渺小，能為社會大眾做什麼有意義的事呢？但法師「一眼觀時千眼觀、一手動時千手動」的觀念告訴我——只要去做，不管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是多麼微小，一定都有影響。



人生從此轉向

我覺得我找到了「值得用生命燃燒付出」的道路。我幾度呆坐在慈濟台北分會外面的小公園，望著進進出出的志工，始終沒有決心踏進去，那是一種「近鄉情怯」的心情。

從參與慈濟志工到決定辭去財務顧問工作，全心投入慈濟基金會擔任專職人員，我跟爸爸整整溝通了五年。

我是家中么兒，我出生時，爸爸已經五十三歲了，他是民國前出生的，能詩能文，我一向敬重他，可是當我告訴他，我要「辭掉工作，全心去做『好人』」時，八十多歲的他氣得發抖。

為此，我和他冷戰三個月，後來是證嚴法師的一段話打醒了我，他說：「要家人都支持你，再來做慈濟；尤其父母是堂上活佛，行孝不能等。」因此我對爸爸說，我立志行善，希望爸爸以我為榮，但我會等到他完全支持我，才辭去工作，全心投入慈濟。

然而，這一等，就是五年，當父親終於了解我的志願時，他的健康狀況已經不行了……那冷戰的三個月，成為我一輩子最後悔的歲月。

辦完父親百日，我立即來到花蓮告訴基金會人事主管，我只要一個月領兩萬元，馬上可以上班。一個月後，我收到基金會通知，英文筆試不及格……

面對這個出乎意料的結果，我問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去做這件事？或許我可以繼續努力賺錢，捐錢給證嚴法師去做好事，而我照樣工作、娶妻、生子、照料家庭，利用假日去當志工……

不斷捫心自問，我最後的答案依舊是：這才是值得我用生命付出的路；我想到世界上最貧窮苦難的角落，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

一年後，我三十六歲，終於如願「中年轉業」，成為慈濟專職人員。

見證無常

「慈濟救災為什麼要救到國外？台灣都救完了嗎？某個海邊或山上一定有位阿嬤需要幫忙！」過去我不太明瞭慈濟為什麼要做國際賑災，曾經這麼問一位慈濟志工，當時我猜她一定沒想那麼多，很難說服得了我。



沒想到這位志工回答我：「那位阿嬤在那裏？阿貴你趕快帶我去！」當下讓我省悟——我這個眼高於頂、嘴巴上講愛鄉愛土，卻從來沒有把身段放下來看苦難角落的知識分子，居然指責一位每天去做居家關懷的志工……

加入慈濟志業體五年來，我主要負責的就是國際賑災。

踏上海嘯席捲後的巴布亞紐幾內亞，短短十二分鐘三波海嘯毀滅了十幾個村莊，許多人被倒塌的房子或大樹活活壓死，有些人則無聲無息沈落在潟湖中……眼前滿目瘡痍，聽到的是無助哭泣，聞到的是屍體腐爛的氣息。

我們為災民準備了建房所需的工具袋。帶著辛苦打包好的工具袋，我們搭了十四個小時的船來到災區，親手把物資交到災民手中；和他們黝黑的手相握的那一刻，我們希望傳達的是一分溫暖的關懷，讓他們不要喪失生存的勇氣！

來到颶風肆虐後的中美洲，收容所的災民沒有棉被保暖，在夜裏瑟縮著身子，連剛出生的嬰兒也只用舊報紙裹著。台灣送去的大批衣服，給予他們及時的溫暖。

走過一個個苦難大地，我深深體會到，在無常的宇宙中，生命的脆弱與可貴同時展現；我們能做的，就是把握因緣，盡力付出。

各盡本分

一九九九年台灣九二一大地震發生時，我正在土耳其，代表慈濟為一個多月前剛遭受大地震的災民重建房屋；從電視上看到我的鄉親和我深愛的土地發生這麼大的災難，心裏有很大的衝擊——該不該立刻放下工作趕回台灣，和大家共度災難、和慈濟人共同救災？

慈濟花蓮本會給我的回覆是八個字：「堅守崗位、各盡本分」。於是我安心留下來，實踐慈濟人對土耳其災民的承諾。

隔天，土耳其報紙頭版頭條報導了台灣大地震的消息，報導中並以「心在台灣、身在土耳其，這是真正的人道救援」讚譽慈濟對土耳其的關懷行動；而土耳其政府也立刻派出緊急救難隊到台灣救援。後來土耳其救難隊在這次任務中，救出一位四十五歲的廖媽媽。

九二一大地震趕來台灣參與搜救的外國救難隊，共有二十一個國



家、三十八支救難隊伍，沒有一個人會說台灣話、沒有人認識台灣人，他們為什麼要來幫助台灣？這也是他們的「堅守崗位、各盡本分」——他們把廖媽媽當成自己的親人，就好像我把土耳其的阿公阿嬤當成自己的阿公阿嬤一樣，這就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心安就是家

二〇〇一年初，薩爾瓦多兩度大地震，十幾萬個家庭失去家園。慈濟力量有限，決定選擇受災嚴重、外援最少的災區作為援助重點，提供糧食、醫藥及民生物資，並且為一千多戶重建房屋。

儘管房屋重建過程困難重重，我們仍不退卻，因為我們知道如果自己已是災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趕快有個家。這樣設身處地一想，一切困難就不是困難了。

地震後停留在薩爾瓦多兩個多月，許多人問我要不要回家一趟？其實「家」對我而言，不是外在住的地方，而是心靈依止的地方。儘管災後薩國仍餘震頻頻，很多地方還有土石流的威脅，許多人都惶恐得想暫

時逃到國外。但就算我把眼睛閉起來、耳朵搗起來，逃離這裏，到那裏我都不能安心，這裏就是家了！我把災民當作自己的家人，能做多少就盡量做，此時此刻，他們最需要的是陪伴跟支持，我的存在，就是讓他們感到不孤單。

互助才有希望

帶著慈濟的使命，我走過烽火後的科索沃、長年內戰的阿富汗、颶風蹂躪下的中美洲、地震重創後的土耳其、哥倫比亞……在災難現場，各國國際救援組織誰也不必認識誰，只因為同樣關心災民的需要而聚在一起。我們看見的是人類的互助；而在這過程中，台灣沒有缺席。

曾有人問我，慈濟以一個民間團體的力量，對於國際災難所能提供的援助不過是杯水車薪，這麼做有意義嗎？

但是，如果因此而卻步，人性之中的愛與關懷從何而生？這就是慈濟人的信念。

我始終相信世界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是息息相關的，知道別人有



難，在能力範圍之內，豈能漠然以對？

唯一需要省思的是，從我們雙手傳遞出去的，是否是真正的關懷與尊重？是否在他人痛苦求助時，伸出手與他們站在一起？而不是以上對下的態度、以文明的價值判斷來看待他們的需求。

我走過許多國家，每到一個地方、看到受災受難的人，都覺得很親很親，臨走之前也會難分難捨，直到去另一個地方，面對下一個因緣。雖然我和災民也會有語言不通的問題，但正因為難以交談，彼此反而會盡最大的力量，用肢體語言交流內心最真誠的情感。

地球需要愛

我曾在中美洲宏都拉斯看見兩個小男孩在水溝裏洗澡、他們喝的水浮滿了水；也曾在缺糧的北朝鮮看見孤兒院裏瘦弱的幼童只有草粥喝；阿富汗的山洞石窟中住了許多逃難的單親家庭，母親總是將糧食讓給小孩，當母親餓死後，孩子也支撐不了多久……

從這些地方回來後，我的行為模式改變了，我感恩有一碗白飯可以

吃，這個世界上每三點六秒就會有一個人因為饑荒而死亡，我希望全天下孩子都有飯吃；我的用水習慣改變了，當水龍頭打開流出清潔的自來水剎那，我知道自己多有福。

近年來全球氣候大反常，乾旱、地震、颱風、大水發生，災情往往都是數十年、百年僅見，顯見地球已經無法承載人為的破壞而在崩毀中，其嚴重性無分國界與種族。如果人們還是只想到自己，地球毀壞的速度只會加快；但如果從今天開始，我們改變生活習慣、凝聚愛心，就是在救這個地球。

當你施予一個善行、嘗我給身旁的人一個微笑，當你在北朝鮮救援、我在柬埔寨賑災，我們就會是一尊千手千眼的觀世音菩薩！

（本文作者為慈濟基金會宗教處副主任）

TZU CHI FOUNDATION



破繭而出

· 志工筆記 ·



身體真正的缺陷來自心理的障礙，破除這道無形的枷鎖，就能成為助人的。

——林金鶯

初冬的寒風冷若冰霜，阿美推著坐在輪椅上的金鶯，腳步和輪胎痕已經在這條街上踏印了兩、三個小時，豆大的汗珠從她們額頭上直直流了下來。

又來到一戶慈濟會員家，阿美按下門鈴。一會兒門打開了，金鶯不慌不忙、帶著甜美的微笑說：「阿伯，我……我……我來……收……收……收……會……會……款啦！」

金鶯吃力地咬著每個字，一句話要費好大的勁才說得完。儘管手腳

不能任由自己使喚，和人溝通要花上常人數倍力氣，金鶯非但不以為苦，反而充滿感恩，因為腦性麻痺等多重障礙禁錮了她前四十年的生命，近五年來的志工生涯，才讓她真正破繭而出，見到生命的采光。

腦性麻痺 足不出戶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高雄茄定鄉漁村望族林家在三個男丁之後，誕生一名眾人期待已久的女嬰。

「金鶯不知安怎？兩隻手拔得緊緊，拔攏拔袂開。」母親憂慮著。身為醫師的父親警覺地求助於腦科專門醫師，檢查出金鶯患有「腦性麻痺」。

四十多年前的台灣社會，這個病名聽起來實在嚇人！「天啊！阮造了什麼孽？」母親無法接受小女兒殘障的事實，一度想帶著她自盡。「雖然她跟別的孩子不同，但總是我們的女兒，就要好好將她養大。」金鶯的父親安慰著太太。

每位母親第一次聽到孩子喊媽媽總是無比喜悅，但金鶯喊出一聲



「媽……媽……」，整個臉部肌肉緩緩扭曲，頭還會不由自主地晃來晃去。一看到她這樣，母親就哭了起來。

因為肌肉控制發生障礙，金鶯雙手不能自由運用且雙腳無法站立，只能坐在床上或竹椅上，因此別人都喊她：「軟骨仔！軟骨仔！」打從懂事以來，金鶯一聽到這句話就自卑不已。

在當時保守的風氣下，家中有一個腦性麻痺患者，承受的社會壓力可想而知；也因此金鶯幾乎長年不曾外出，家中有客人來訪，她就被寄放到鄰居郭家。郭伯母及家人對她視如己出，照顧她有數十年之久。

郭伯母的孫女清月是金鶯的知己。一般人不是沒耐心，就是聽不懂金鶯說的話，但清月總是等待她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說。兩人默契愈來愈好，只要金鶯一開口，清月就曉得她的意思了，因此當金鶯有任何委屈、心事，都會向她傾訴。即使後來清月嫁到台南新營，兩人仍時常保持聯絡。

金鶯日漸成長，眼見哥哥、妹妹個個學業有成，足不出户的她卻連國語也不會說，於是下決心自修，每天跟著收音機或電視學習語言，也日漸增長知識。

四十年晦暗 乍見光明

金鶯一成不變的生活，在三十九歲那年，激起了一次美麗的浪花。

她認識了一位水電行老闆，兩人相見如故，對方一點都不在乎她身體的障礙，時常關心、鼓勵她，填補了她心靈的缺口，她幾乎忘卻了殘障的傷痛；無奈論及婚嫁時，男方家長極力反對，這段姻緣遂告中止。

內心填補好的傷口又被撕裂開，每到夜裏，金鶯的痛就如火車陣陣壓過心坎。

在極度沮喪的日子裏，偶然從廣播節目中聽到證嚴法師開示：「人有無限的可能，不可看輕自己、不能自卑；任何事情自己能做的，要自己做，不要推給他人。」金鶯當下如獲至寶，輾轉打聽，認識了慈濟志工郭月珍，從此和慈濟結下了緣。

每當透過廣播或錄音帶聽到證嚴法師慈藹的聲音，金鶯就覺得心中注入一股力量，渴盼能加入慈濟的行列。一九九六年證嚴法師到台南成功大學演講，金鶯喜出望外，勇敢地跨出家門前往聽講。會中聽到慈濟



有意興建兒童發展復健中心，協助多重障礙兒童早期療育，她非常感動，決定將多年存下來的金子捐給慈濟。

原來，父親為了顧及她往後的生活，從她八歲起就每天為她存一元、十元，加上跟互助會、投資，幾十年來金鶯也累積了一些財富，統統換成金子存起來。金鶯跟父親說：「這些金子如果不善加利用，終究也只是石頭罷了，現在這些錢正好可以幫助和我一樣不幸的小孩。」

四十年來鮮少跨出家門的金鶯，在高雄慈濟志工的帶領下，開始參加慈濟大大小小的活動，起初不免擔心眾人眼光聚焦在她的缺陷上，後來發現志工並無特別「注意」她，只是親切地跟她打招呼，或是鼓勵、祝福她，使她有種回到家的感覺。

有一回志工帶她去關懷一位慈濟長期照顧戶，那是一名肌肉萎縮、行動不便的婦女，曾經活在家庭暴力下，如今卻也走出陰霾，並發願助人。這次探訪讓金鶯很震撼：「她的苦更甚於我，為什麼她能夠走出去幫助別人？」金鶯悟出一個道理——身體真正的缺陷來自心理的障礙，四十多年來的折磨、痛苦、禁錮，其實是出於自己心靈那道無形的枷

鎖。

「像我這樣的殘障人士，可以當慈濟委員去幫助別人嗎？」慈濟志工肯定地回答她：「有心就可以。」二〇〇〇年元月，金鶯終於通過兩年志工培訓，成為一位慈濟委員。

奔馳在人生大道

慈濟委員的任務之一——到會員家收善款，對手腳不便的金鶯來說，是一項考驗；而非傭阿美成了她的得力助手。

阿美會幫她推輪椅、按門鈴，當會員拿出善款，阿美還幫她拿出一張單子，讓會員自行填下姓名及金額。八十多戶全部收完後，其他志工再幫金鶯登錄在勸募本上，以便慈濟開立收據。

募款工作並不是每次都順利，金鶯也曾遇過沒耐心的人，未等她吞吐地將話說完，就摔上大門不予理會；也有路人以為她在行乞；還有小孩跟在後面戲謔地喊著「跛腳仔來啊！跛腳仔來啊！」……

面對種種挫折與嘲弄，金鶯並不氣餒，「既然走出來了，就要堅持



下去！」

儘管身體有缺陷，金鶯的腦力可精細得很，每次出去收款，她可以牢記每戶捐多少錢，在腦中逐戶累計，一天收完了，總數也統計出來了。

金鶯也藉收善款的機會，為會員排解心事。有位阿嬤常常跟金鶯抱怨媳婦會打小孩，「勸也勸不聽，一點也不把老人家放在眼裏。」

金鶯勸她：「阿嬤，孫子是媳婦生的，她總是會節制，就把責任還給媳婦吧！自己健康顧好最重要，不要氣壞身體；生得好手好腳就是福氣，不然像阮這款，要照顧自己是真困難哦！」阿嬤聽了，心中寬慰不少。

她多次和其他志工前往教養院關懷和她相同遭遇的人，許多腦性麻痺患者看她談笑風生、坦然面對人群，都覺得很震撼，她的故事也帶給許多殘障人士生命的希望。

街坊鄰人看到以前足不出戶、一年半載也難得見到一次的金鶯，如今挨家挨戶為鄰里服務，都覺得不可思議，「你好像變成另一個人？」每當人家這樣問她，她就會回答：「是慈濟讓阮走出來了！」

多年知己清月也發現她的轉變：「金鶯自從加入慈濟之後，比以前更開朗，講起話來也更清晰！」父母也愈加肯定、珍惜這個女兒：「現在厝裏只有這個女兒和我們作伴，大大細細的事攞是伊在處理，每天伊攞會和阿美出去買菜，厝裏那裏需要修理，伊也會叫人來修……我們兩個老仔攞免煩擾！」

勸募、義賣、志工培訓課程……慈濟活動填滿生活，金鶯沈緩、灰色的日子一下子輕快起來。她說，以前看到哥哥妹妹一個一個完成博士學位，覺得自己很沒用，常常自暴自棄；現在的她走出生命的另一條路，重拾人生的尊嚴與自信。

（撰文·賴麗君）



我的黑人同胞

· 志工筆記 ·



六年前那場大火，燒去了我二十多年在異鄉打拚奠定的基業；卻也讓我學習到徹底「放下」，及時行善。

——張敏輝

一九九四年三月，南非。

隨著總統大選選情升溫，局勢愈來愈混亂，殺人放火時有所聞。張敏輝的毛衣廠位在德本，聽說反對黨要在附近開會，工人不敢來上班，他不得不宣布停工一天。

晚間七點多，張敏輝從友人家開了一百多公里的车即將回到家，遠遠就看見天邊一片火光。

「居然是我的工廠燒起來了！我像發瘋一樣哭叫著奔向火場……想著我二十多年前離鄉背井來到南非，從一個技術員開始，到與人合夥設廠，又遭到股東退股拆夥的打擊，我都堅持下去，工廠才有今天的規模，好不容易掙來的天空毀於一旦，教我情何以堪？」

大火足足燒了十四個小時，張敏輝跪在地上仰頭問天：「我這一生沒有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為什麼要這樣折磨我？」

浴火重生

張敏輝是台中豐原人，十九歲進入針織廠做學徒，一九七二年，三十九歲的他以技術員的身分隨廠前往非洲史瓦濟蘭，隔年工廠倒閉；四年後，他與妻子用二十萬台幣，從一台舊式桌上型手搖針織機開始，在南非創業，發展到擁有九百坪廠房和三百多名員工的毛衣廠。

一場大火讓二十年心血歸零，已經六十一歲的張敏輝擦乾淚水後，決定將東山再起的任務交到長子身上。

「我年歲已大，對事業不再抱懷雄心壯志，工廠交給兒子經營，相信



年輕的他會有無限的未來。以往我雖然想做助人的工作，總因為擔心廠務是否運作順暢，不能全心投入；這場大火也許是上天成全，要我徹底放下，及時行善。」

猶記得一年多前，和南非慈濟志工探訪一家黑人殘障孤老院，給他很大的震撼——五月的南非已進入冬天，身著夾克猶覺得冷的張敏輝，卻看見肢體殘缺的院友僅穿著薄衣，坐在地上發抖。那晚，他蓋著厚棉被，卻怎樣也睡不著，天一亮就從工廠載了幾箱毛衣、毛線帽、毛毯和電熱器，親自送去給殘障院的朋友。

「有位年近五十的黑人在地上爬行，抱住我的腿不斷點頭道謝，我不禁和他一起抱頭痛哭；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悲慘的人生？雖然膚色、語言不同，那一刻，他們就如同我的眷屬親人。」

自此，張敏輝經常在下班或假日去探望他們。也因為那次的震撼，他看待貧困者從「施捨」、「我給你」的心態，轉變為「愛我的親人」、「我要感恩你」。

放下事業，全心投入志工服務的張敏輝，過著比以往更忙碌且充實的生活。

生活在非洲二十多年，深知黑人生活疾苦，因此他經常帶領志工深入難民營發放玉米粉、油鹽、肥皂和蠟燭等物資，到孤兒、老人院慰問，在偏遠山區黑人學校設立清寒獎學金……眼見寒冬裏貧民衣不蔽體，在攝氏零度下發抖，他吩咐工廠加開生產線，趕製毛衣毛帽送至貧區。

一得空閒，他總是一個人開車去探視索威托孤兒院——快開學了，看看孩子們缺少什麼文具用品；慰問康寧養老院——快過農曆年了，陪老人家聊天解悶。

康寧養老院是當地老華僑興辦的，院裏的老人都只會講廣東話或是一點點英文。張敏輝的廣東話並不十分流利，但多年來他以行動證明——只要由內而外散發愛心，自能克服言語不通的障礙。

槍聲響起

二〇〇〇年二月，南非大雨不斷，引發五十年來最嚴重的水患。

水災過後，慈濟人在約翰尼斯堡東區Alexandra貧民區，為流離失所



的黑人災戶興建五十六間組合屋。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張敏輝一如往常開著小巴士去接孫子們下課，回程順道前往Alexandra區看看施工進度。

抵達工地，將車子停妥後，附近暫居於帳棚的貧戶聞聲而至，與他熱情擁抱話家常。張敏輝為這群朋友帶來一個好消息——慈濟將在每間組合屋中安裝熱水器，此後大家可以在寒冬裏舒服地洗個熱水澡了。

就在大家一片歡欣之時，一名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突然竄進屋內，持槍指著張敏輝要車鑰匙。張敏輝先是一愣，隨後馬上會意過來對方要搶車子，於是將車鑰匙扔給歹徒。

說時遲那時快，歹徒朝他開了一槍後，和等候在車旁的一名男子迅速駕車逃逸。

所幸，子彈僅擦傷張敏輝的左側面頰，留下一道五公分長的深溝，雖然當場血流如注，卻沒有生命危險。在場目睹的居民立刻向警方報案。

「當時歹徒全身發抖，感覺得出來他心裏也很害怕。」張敏輝不但沒

有一絲恨意，反而同情歹徒的心境：「我想他沒有傷害我的意思，只是四周圍觀的人都認識他，不停地指責他：『這位老先生是來幫助我們的，你怎麼可以搶人家的車子！』他是騎虎難下才開槍。喔！不！應該是擦槍走火。」

這次搶劫傷人事件，引起當地華僑與政府相關單位的震驚，有僑民反映：「我們是不是該放棄援助這些忘恩負義的黑人？」

滿頭白髮、還帶著傷的張敏輝，堅定地說：「我們關心黑人已經很多年了，這次是我太大意，讓這麼多人為我擔心，真的很抱歉！大部分黑人的心地是善良的，所以我們要繼續幫助他們。」

愛，始終如一

張敏輝實踐了他的諾言，即使槍擊事件發生後，他依然一如往常繼續照顧貧戶的工作。

二〇〇〇年六月，時序進入嚴冬，為了讓孤兒院、養老院以及盲人院的朋友們有溫暖的毛毯度冬，六十多歲的張敏輝花了幾個月時間，獨自



用山本拷克機將南非台商捐贈給慈濟約翰尼斯堡聯絡處的四百多碼布料，縫製成兩百多條毛毯，讓這些孤老殘幼感受人間的溫暖。

期間有許多人想幫忙，但因為機器只有一部，而且只有張敏輝懂得怎麼使用；再加上張敏輝認為慈濟有許多工作正愁人手不足，何必浪費人力在僅需他一人即可完成的工作上呢？既然他如此堅持，大家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張敏輝非常喜歡為孫子們理髮；一方面可以享受祖孫情，另一方面可將節省下來的費用投入捐款箱中，作為慈濟賑災之用。雖然僅是區區數十元，但他從沒有「善小而為」的念頭。

「雖然我年紀已近黃昏夕陽，但我的慧命才要開始，我還要更努力，在足足有台灣三十四倍大的南非，遍撒愛的種子。」

（撰文·徐梅玉、揚欽）

情場與道場

· 志工筆記 ·



證嚴法師的當頭棒喝敲醒了我，讓我放下瞋恨、找到自信；慈濟醫院的病人點化了，讓我明白要把握當下、及時行善。

——蘇足

二〇〇〇年八月，蘇足來到慈濟醫院，將花蓮當作下半生的落腳處，把志工服務視為終身志業。

「我曾看過一位二十幾歲的癌症患者，賢慧的太太整天守候病榻，連上個洗手間，一聽到丈夫哀叫的聲音立刻跑出來；另外有位患者虐妻二十多年，太太非但不怨恨他，還說寧願自己生病，來保住丈夫的性命。還有一位患者今天氣色好好的，還能和人聊天，隔天竟然就過世了……」



這分對「生命無常」的體驗，教蘇足放下三十六年婚姻、丈夫外遇十一次的往事，「雖然在情場失意，但我身體健康、兒女孝順、婆婆疼愛，我還有什麼好怨呢？」

曾經，最相信的是算命和求神

二十年前——

在台南的一家神壇，一片刀光劍影、飛符散鈴中，乩童對一婦人傳達神旨：「妳現在五鬼纏身，必須殺豬公祭天，否則妳的孩子不是死，就是瘋……」

她，蘇足，面對夫妻關係、親子關係種種，感到無能為力，只要聽聞那裏的廟很靈，無論路途多遙遠，也會千里跋涉地抱回一堆符咒。

家中枕頭下、電話筒上，甚至床沿，滿屋符紙飛揚。蘇足也曾求問三太子、道姑，燒去千萬堆冥紙；或找摸骨師，點七星燈；在經濟困窘的情景下，為了卜卦，甚至將嫁妝的金銀首飾都典當殆盡……

從小被收養，家住在基隆的煤礦坑旁，蘇足八歲起就得掃煤炭屑，

撿路旁的剩菜破葉回家煮。冬天，凌晨四點起床，提水給宰豬場用；夏天，凌晨兩點即起，有時在屠宰場討些豬油，有時偷拿點小腸加菜；晚上則幫忙工作至十點多才能安寐。加上養母得肺癆，須在旁細心侍候，一旦服侍不得養母歡心，就會被掐眼皮。

孩提時的清苦生活，使她對金錢有一分特別的執著。在追求金錢的推磨下，少女時期當店員的她，遇到正在軍中服役的先生，在觀察到他的軍服都是送洗、熨燙平整時，就決定跟隨他。

本以為可以享受當千金少奶奶的生活，但婚嫁後，才發覺過的是鄉村的勞動作息，每天凌晨四點就得起床煮稀飯給家人和二、三十名工人食用，升個火就得上山挑柴……於是，瞋怨心升起，她一股腦兒地將委屈和怨氣發洩在先生身上。每當夜闌人靜，只聽得細瑣的爭吵聲、一聲聲憤怒的捶壁響。婚後一年，先生就常常在外頭飲酒，宿醉不歸。

八年後，家中的財產被先生結交的女友騙走千餘萬，為了還債，他們遷居台北作生意，但過去種種陰影仍常常襲擄她，爭吵仍在夫妻間蔓延。

對於孩子，她則承襲幼時被管教的那套方式。她無視於大兒子對體



育的興趣，卻常拿弟妹的優異成績與之比較，更不時用言語刺激孩子，於是，大兒子開始逃學、翹家，甚至打架滋事。

一九八三年，蘇足聽聞人說「慈濟師父」有著大智慧，於是趕著到花蓮靜思精舍「求法」。

「要開啓自我的良能、良知，多祝福孩子；對子女要放下心而不是擔心。」證嚴法師這番話她似懂非懂，只覺得很不錯，便寫在筆記本上。

幾年後再次見到證嚴法師，蘇足嚎啕大哭：「我命好苦！」法師仔細端詳後說：「妳看起來五官端正，那會歹命呢？」說也奇怪，此時她不但哭不出來，反而笑了起來。法師接著說：「孩子被罵會傷心、反抗，媽媽要溫柔、輕聲細語。要修養自己，改變自己，才能影響別人。」這回，她明明白白聽進去了，也省悟到，原來丈夫、孩子的行為，自己是要負點責任的。

「情」結纏繞三十年

「九二一」大地震那晚，我抓到丈夫第十一次外遇，對方小他十八歲、

小我十四歲。」蘇足說，那天下午她耳聞丈夫帶著女人在竹東某酒店出現，即刻從新店家裏包計程車趕往。還沒下車就看見丈夫正摟著一名女子在那兒談情說愛，蘇足的心就像被千萬支針在戳。

蘇足很想打開車門，衝出去和他們拚了，但車上播放的證嚴法師錄音帶字字句句敲在她的心上：

「有的人右腳不小心踢到石頭，會說：還好，只是一隻腳受傷；有的人卻會抬起左腳再補踢一下。」「鑽牛角尖就像掉進黑暗的無底洞，愈陷愈深，不可自拔。」「不要再怨了！要勇敢走出來，你愛的人若健康幸福，就可以放下了；他不愛你，你就化小愛為大愛，放心去為社會奉獻。」……字字句句切中她的痛處。

蘇足在心中吶喊著：「三十六年的婚姻，有誰會比我更愛丈夫呢？」她邊想邊啜泣，司機好心遞上面紙，她哭得更傷心了！

熬著、等著，五個鐘頭過去了，等到那女人離開後，蘇足平靜地走到丈夫的身旁，叫了聲：「很辛苦喔！這麼晚了還在應酬，要回家了嗎？……你若不回去，我先搭計程車回家。」丈夫難為情地看看她，終究跟她上了計程車。



凌晨一點多到家，她才一轉身，丈夫放下一句話：「我不回去，她怎麼辦？」就頭也不回走了。

心灰意冷的蘇足呆坐著，幾分鐘後就發生大地震，「那一瞬間，我多麼希望自己能和房子一起毀滅、沈下去……九二一地震並沒有震怕了我，反倒是丈夫的無情把我震醒了！」

人生大浪如止水

歷經九個月的黑暗痛苦，甚至想了結生命，終究是理智戰勝了情感，二〇〇〇年夏天，她到花蓮慈濟醫院擔任長期志工。

在病房看到無數人生悲歡聚散，蘇足感受更深了，她說：「看得開，是福氣；看不開，就廢氣（枉然）！」

蘇足服務的病房中有位病患，拋棄髮妻、另結新歡，太太氣不過上吊自殺，自此，妻子的影子便常出現在他夢中，嚇得他藉酒精來麻醉自己，喝到後來竟罹患了肝癌。

「二十多年了，他遭受良心的譴責，不曾好好睡過覺！」蘇足從他的

懺悔中領悟到：「原來做錯事的人，也是那麼不好過，我會得饒人處且饒人的。」

不久前，丈夫突然來電，說他想回家了。「謝謝你！不過，我有一首歌想唱給你聽——猛然回頭看以前我的腳步，卻在心頭留下陣陣的酸苦……今日我甘願為你付出全部，我甘願為你鋪路，只要你快樂，只要你幸福，我甘願用我所有的，換得你好前途。」

掛上電話，蘇足心靜如水，不再波濤洶湧，她清楚地知道，從前那個在情網裏掙扎、在苦海中沈淪的蘇足，已經超脫了；今後，她再也不會充滿著憤恨的烈焰，更不會再患得患失、作虐自己，她要勇敢地活出一片天。

「夫妻若感情好，就要相互關懷；但如果有一方變了心，失意者就要自立、自愛、自強，爭志不要爭氣……」蘇足說，證嚴法師這番話如當頭棒喝敲醒了她，讓她放下瞋恨、找到自信；而慈院的病人點化了她，讓她明白要把握當下、及時行善。

說完，她又繼續趕往另一間病房探慰病患。「忙人無是非，如果你每天忙到只能睡幾個小時，也就沒時間去想『恨』字如何寫了。」



在病房裏，有人看到她微笑迎面走來，叫她「快樂師姊」、「歌仔戲師姊」，蘇足的臉頰飛快地染上了喜悅，「快樂」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撰文·黃秀花、陳玉芳）

從醫人到醫心

· 志工筆記 ·



靠近人間苦難，雖然忍不住悲傷，卻讓我找尋到生命的意義、在服務中了解生命的價值。

——曾敦化

一九九八年·八月 暴雨後的祕魯

八月的祕魯，日夜溫差極大，沙漠的乾旱將大地調成一片枯黃。乘著六〇年代的巴士，奔馳在起伏顛簸的路上，凝視著窗外滾滾黃塵及大水肆虐後的家園，那荒涼，到底深藏了多少的悲苦與辛酸？



「聖嬰現象」使得一向乾旱少雨的祕魯，連續數月遭受暴雨肆虐，造成三百餘人死亡、近七萬戶家庭受災，學校及醫療設施嚴重損毀。大水退後，瘧疾、登革熱及霍亂等傳染病伺機而起。

車子經過JHICHA鎮，有一條寬約六、七呎的水溝，水很渾濁，裏面布滿了動物的屍體，臭味薰天。以水溝為界，右邊是破舊不堪的茅草屋，左邊則是東倒西歪、隨時可能倒塌的土磚屋。

距離水溝不遠處，有兩堆垃圾，兩名約四、五歲的小女孩正在那兒翻攪，企圖尋些東西果腹；在離孩子不遠處，竟有成群的禿鷹在一旁盤旋窺伺……

這些禿鷹究竟在等待什麼？是等待著孩子們搜尋到的食物呢？還是等待著飢餓的孩子倒下？看了令我心痛不已！我知道我們在趕路，我更了解慈濟人的發放是尊重與親手布施，然而，我卻忍不住將身上的乾糧，悄悄往車窗外丟，祈禱這兩位小女孩能撿到。

在義診中發現，災民大多席地而眠，所以風濕及痛症的病人特別多，我們僅有的四張病床及兩張椅子，早被接受治療的病人佔滿了。回頭望去，等待的病人大排長龍，我真恨不得自己有三頭六臂！

他們那期待的眼神令我不忍，從包裹中取出棒棒糖，發給候診的病人——每人含一根棒棒糖，一樣的動作，那麼地陶醉與滿足。

我眼眶不禁濕潤起來——貧苦人要的不多，一根棒棒糖、醫師輕輕的關懷與擁抱，他們就滿足了，他們要的真的不多！

義診最後一天，許多幾天前來看過病、或領到我們發放物資的災民來向我們道別。到了不得不離開的時間，還有許多候診的病人，我實在不忍讓他們失望，好想再多看幾位，然而時間不允許，望了望等候的隊伍，我禁不住流淚了。

這時，候診的病人忘了他們的失望，一窩蜂擁上來安慰我：「醫師，我們等你下次再來！」感恩與感動讓我們擁抱在一起，我告訴他們：我會再回來！

當淚水與汗水交織的剎那，我深深體會「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

一九九九年·七月 颶風後的尼加拉瓜



可可河（Coco）是尼加拉瓜與宏都拉斯的邊界河，它橫隔了兩個難兄難弟般的國家。

原已落後貧窮的尼加拉瓜，一九九八年十月底經密契颶風肆虐及洪水泛濫，災後重建工作欲振乏力；國際救援組織杯水車薪的糧食緩不濟急，地處邊境的居民，在飢餓與死亡的邊緣掙扎。

為了活下去，許多婦女甚至少女藉著地利，橫度國界，陪伴長路漫漫、黃塵滾滾而無奈寂寞的運輸駕駛尋歡；或在貨櫃車下、或在樹蔭旁，賺取不到五角美金的皮肉錢，只期為家人餬口。人性的尊嚴何在？淒淒河畔，隱藏了多少人間血淚和無奈！

在首都馬納瓜市（Managua）四周，盡是洪水肆虐的災區。密契颶風帶來的威力，使水庫爆裂，河水夾雜著土石流傾瀉而下，淹沒了三個村莊，幾千人的生命就此長埋土石之下；砂石沖積過後的良田，再也無法耕種。南面倖存的兩百多戶人家亦是滿目瘡痍，樹枝、塑膠布或幾片鐵皮搭起來的房子，就是他們的棲身之處。

災民陷入飢餓邊緣，僅靠一家大小在河邊撈魚維生。河水湍急，往往一家人出去，回來總少了一、兩個，孩子們口中喃喃念著爸爸不見

了、媽媽回不來了……然而為了果腹，顧不得危險，老老少少仍得下水打撈他們存活的希望。

三餐不繼的窘境、骨肉親人永別的慘痛，何時才能脫離這種悲苦的桎梏？即使有病，也只得任其侵蝕蔓延了。

穿校國際間苦難的地方 走過許多垃圾山，然而馬納瓜市郊的垃圾山卻令我震撼無比——這裏的居民竟然以垃圾為主食。

高聳的垃圾山是四、五千人賴以維生之處，一輛輛進出的垃圾車，載運城裏的丟棄物，也帶來了居民的希望。他們顧不了豪雨過後的泥濘、撲鼻的惡臭，無懼於天上盤旋的禿鷹、漫天飛舞的蒼蠅、流竄的野狗及牲畜，撿起發臭的果皮及食物的殘渣，就往肚裏送。在這人間煉獄裏，人畜爭食。

回到馬納瓜市，夜色已深，我們的車子奔馳在昏暗的路上，突然從安全島上跳出一個身影！在大夥兒的驚叫聲中，車子緊急剎住。

這攔車的小女孩，年僅四、五歲，枯澀的頭髮、赤裸的雙腳、衣衫襤褸、眉頭緊蹙，怯怯地伸手跟我們乞討。

據當地人說，這是一群流離失所的孤兒，經常因乞討而慘死輪下。



想著孩子們畏縮在安全島上的小樹叢中，等待著來往的車子，往往卻等來了死亡；小小的年紀為了活下去，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何年何日他們才有個家？他們的希望在那裏？痛苦在我內心翻攪著。

二〇〇一年一月 地震後的薩爾瓦多

突然接到要前往薩爾瓦多勘災的緊急召集令，望著預約登記本上滿滿的病人，我沒有時間猶豫，緊急調整病人的預約時間、訂購機票、準備乾糧，忙著忙著，天色漸白已近破曉。出門之際，發現女兒在門口擺了一個精緻的小蛋糕、一張賀卡，原來天命之年已悄悄來到；薩國之行，算是我給自己五十歲的生日禮物。

飛行途中在尼加拉瓜轉機，勾起了一分酸楚回憶——那草叢裏的孤雛是否依舊在生死線上行乞？可可河畔的女孩是否依然為了五毛錢而不惜賣身？滾滾河水是否依舊為骨肉分離而哭泣？垃圾山的災民是否依舊人畜爭食？

走在薩國地牛翻覆的土地上，憶起故鄉台灣九二一的災情，不捨與心疼在內心澎湃湧湧。一位老先生聲嘶力竭的哭泣聲將我從回憶中喚

醒，老先生的身旁躺著幾具家人的屍體，他邊哭泣邊敘述著那一夜的驚恐，那淌著血跡的雙手混著泥土，不停地在土堆裏挖掘著並且哭喊著：「誰來幫幫我？我的女兒就在這裏……」

天倫夢碎，肝膽撕裂，誰能體會？淒淒老者情何以堪？

漫漫災區醫療資源缺乏，浩浩災民無語問蒼天，我們五位醫師臨時組成醫療小組，在各個災民收容所展開義診。

在黃沙滾滾的土地上，候診的病患排成長龍，有的等候多時，有的走了幾個小時的山路。我們忘了時間、忘了飲水、忘了飢腸轆轆，從烈日當空的白晝忙到點燈的深夜，兩天下來民眾奔相走告，求診的災民也愈來愈多……

想著明天即將返美，想著診所裏已預約的病人，再回頭望望那等待就診的隊伍期待的眼神，想到那因延誤治療差點遭截肢的小男孩、憂傷過度而昏厥的災民、腳痛幾十年無法走路的老婦，經我們診治後得以康復……我甩甩頭忘了阿靈頓那天堂般的小鎮，忘了我那舒適明淨的診所，決定取消明天的回程。

四天下來，我們竟診治了一千六百位病患，災民們一個個感恩的擁



抱，是我們最大的回饋；一張張破涕微笑的臉龐，是我們最大的安慰。



這些年來如果不是參與慈濟，有機會到各個苦難的角落付出，我也不過是一位受病患信任的執業中醫師，一生庸庸碌碌而已。靠近人間苦難，雖然忍不住悲傷，卻讓我找尋到生命的意義、在服務中了解生命的價值。

走過許多國家，看到漫漫災區、嗷嗷災民，每次回到美國，心情就非常沈重。相較之下，我們擁有的太多了！所以，只要我聽得到、看得、腳走得到、手伸得到、能力做得到的，一定盡力去做；我相信，人類只有相互關懷與幫助，生命才能生生不息延續下去。

（本文作者為美國阿靈頓執業中醫師、國際慈濟人醫會志工）

懸崖上的菅芒花

· 志工筆記 ·



與其說我們幫照顧戶度過難關，不如說我們從他們身上學習到面對困境的態度——就像懸崖上的菅芒花，任憑大風如何吹拂，依然屹立不倒。

——馮玉霞

「小祥，叔叔和阿姨來看你們了！」馮玉霞和幾位慈濟志工來到宜蘭山區探視慈濟照顧戶阿美一家人。

迎接志工們進屋的是只有一百五十公分上下的主人阿美，看似嬌小瘦弱的身軀，卻隱隱散發一股堅毅沈穩的氣質。

「阿姨有帶糖果來喔！想不想吃啊？」馮玉霞一說完，小暖立刻將嘴巴張得大大的，滿嘴蛀牙一覽無遺。



「哦！小暖沒刷牙，所以牙齒都蛀光光了！」馮玉霞每次來探望阿美的四個智障兒，總是和他們玩成一片。「唉呀！好痛！」馮玉霞叫了一聲，小暖卻露出狡猾的笑容。馮玉霞不甘示弱加以「還擊」，於是兩人抱在一起「扭打」一番。

「其實捏人是他們對人友好的表現，他們喜歡誰就會捏誰的手。因為我長得胖，比較有肉，所以常被他們捏得瘀青！」馮玉霞笑眯了眼說。

母愛擁抱了童養媳

一九五一年在宜蘭蘇澳鄉下出生的馮玉霞，小時候因為家境不好，父母忍痛將她送給外婆的好友當童養媳，「原本生母擔心我會被養母虐待，但她待我卻像親生的女兒一般，就連哥哥姊姊都特別疼我這個妹妹。」馮玉霞的養母是個經濟獨立的女人，沒有結婚的她因為喜歡孩子，所以獨力收養了四個小孩。

雖說養母經濟不虞匱乏，但一個人要撫養四名子女，還是相當吃力，因此馮玉霞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學著幫養母收會錢、照顧生意。

幼年生活雖然刻苦，但馮玉霞卻感受到了養母無私的愛，所以現在每每去探訪貧戶，就會讓她回想起童年生活，也讓她更懂得如何去愛人。

「我們訪視的照顧戶形形色色，大多是因病而貧，我們給予的協助或許在一般人眼中顯得微不足道，但對他們而言卻像久旱逢甘霖。」對馮玉霞而言，每位照顧戶都像自己的親人或朋友一樣，能夠幫助他們走出困境、過更好一點的生活，就是她最大的期望。

十年內失去丈夫和兒子

馮玉霞總是像照顧戶們的開心果一般，只要有她在的地方就有歡笑；不過這樣開朗與豁達，卻是經歷了人生巨大的創痛才換來的。

一九七九年，結婚剛滿三年的馮玉霞，為夫家生下了一男一女；那時才二十九歲的她，正滿懷期待地和先生勾勒著美滿家庭的藍圖，可是沒想到一場車禍竟奪走了先生的生命。「我相當感恩我的婆婆，當時若不是她給我的精神支持，我想我真的活不下去。」馮玉霞說。

馮玉霞將對丈夫的思念之情，昇華為對子女教養的責任；一九八七



年，同樣的不幸卻再降臨，這次老天帶走了她最疼愛的兒子。

馮玉霞曾埋怨自己的命運，「剋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也曾絕望想要一走了之，不過女兒渴望母愛的眼神，終究斷了她輕生的念頭。

短短十年內，丈夫和兒子相繼往生，是馮玉霞人生中最困的困境；不過在她生命最低潮的時候，一趟靜思精舍之行，從此改變了她。

「我第一次到精舍的那天，剛好碰上每月一次的照顧戶生活補助金發放日。讓我感到震撼的是慈濟人對照顧戶完全奉獻、貼心的關懷；也從那時開始，我才明白原來世界上還有比我更苦的人。」投入忙碌的志工生活，使馮玉霞忘卻了喪夫喪子的劇痛，取而代之的是一切如新的生命歷程。

最牽掛的人

馮玉霞和僅有的女兒相依為命，女兒近年北上求學，一個人在宜蘭的馮玉霞笑稱自己是「獨居老人」；沒有兒女在身邊讓她發揮母愛，於是她將全部的愛都給了照顧戶。

「阿美是個堅強的母親，即使一個人要帶四個重度智障的兒女，她也不曾怨天尤人，還把孩子當成心肝寶貝，阿美那分偉大的母愛才是值得我學習的。」馮玉霞說，阿美堅毅的韌性、樂天知命的性格，就像懸崖上的菅芒花，任憑大風如何吹拂，依然抓緊土地，昂然成長。

「與其說我們幫照顧戶度過難關，不如說我們從他們身上學習如何面對困境的態度。」從一九八八年至今，當了十三年慈濟志工的馮玉霞，不再以為自己不被上天眷顧，從關懷照顧戶的工作中，她更加懂得惜福和感恩：「在我人生最難熬的那段日子裏，是親戚朋友們的鼓勵和支持，幫我走出傷痛；而現在我要感恩這些照顧戶，因為他們示現苦境，才讓我有機會付出與學習。」

以一份微薄的薪水養活自己和女兒，目前馮玉霞已開始規畫退休後的生活，她決心將後半生都投入志工工作，因為照顧戶正是她人生中牽掛的人……

（撰文·歐君萍、賴麗君）



· 志工筆記 ·



美麗人生

「生命如朝露」是癌症患者示現給我的真理，教會我要珍惜生命、要惜福。

——張美麗

在醫院十層樓高的病房裏，陽光從透明窗外大辣辣地灑進來，窗內的人似乎未被腳底下車水馬龍的喧鬧氣氛所感染，只是靜靜地坐在輪椅上，動也不動。

張美麗大步走近他身旁，喊一聲：「阿文！怎麼不回頭看看我啊？」他回眸一笑，眼中閃過一抹亮。

看護在旁邊說起阿文的狀況：「他想自殺啦！」

張美麗一手搭著他肩膀，問起：「那裏不舒服？」阿文以像蚊子般沙啞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說：「喘……不過……氣……來……」

「我知道那種感覺，就像我不會游泳卻被丟到水裏去一樣，不能呼吸很痛苦吶。」阿文，不要放棄自己，生命不是想終止就終止的……過一天賺一天啊！」

阿文已經泣不成聲。張美麗用衛生紙輕擦他滿臉的淚痕，心疼地將他攬在懷裏。

「嘿，男人有淚不輕彈。」站在一旁紅了眼睛的看護說。

「誰說的，他是人吶，當然可以掉眼淚！」張美麗說。

洗盡鉛華

「有人說生命就像塊畫布，端看你如何去著色。有的人來不及拿彩筆就離開了；而我的畫布，卻是在未上色前，就被社會大染缸染黑了，只能用貼布，剪剪貼貼地拼湊出我的美麗色彩。」張美麗說。

很難想像這樣一個將自己奉獻給病苦的人，以前竟是個酒國女英雄。

十八歲的她，年紀輕輕就扛下債務，走入酒家，也因此每天借酒澆愁，直至酒精中毒。她說：「嚴重時甚至將白米飯看成一條條蟲，一隻



手握不住一只水杯。」

在一位酒友意外身故後，張美麗恍然警覺：「我的人生價值究竟在那裏？如果下一個輪到我呢？」她自此步出酒家大門。

然而，如何戒斷相守二十年的菸酒癮頭，是她首先面臨的挑戰。當年引張美麗進慈濟的陳錦花回憶，張美麗第一次到靜思精舍參訪時：「她化著濃妝、穿著迷你裙來；當證嚴法師開示時，她竟然當場抽起菸來……」

當立志成為慈濟志工，張美麗立刻決定戒菸、戒酒。她回憶：「常常菸癮、酒癮發作，忍不住跑到附近的海鮮店，進去聞酒味、吸二手菸……非常難受。」但堅強的意志力讓她整整八個月菸酒不碰，終於熬過戒斷的痛苦。一九八九年她落盡鉛華，成為一個只求付出、不求回報的慈濟志工。

傾聽病苦

一九九二年七月，張美麗因為父親住院來到新光醫院，在「照顧一

個和幫忙兩個還不是一樣」的想法下，就近看護了隔壁幾床患者，進而報名參加醫院志工。八年多來，服務過的重症病患超過一百人。

第一位接觸的病友是罹患舌癌的許和榮。張美麗總是利用晚上去醫院，為他擦臉、按摩疼痛的頭和身體，讓照顧他的家人能稍微喘息。由於許和榮無法言語，只能用筆和張美麗溝通——

「我難道是怕死嗎？」

「切莫心驚，病既已來臨，痛又難免，何不痛快一點？身體就像租的房子，如今你是租約到期了，房子也壞了。」

「這兩天好痛苦……」

「你苦，還有家人會照顧你、安慰你；但你家人的苦怎麼辦？他們的心受盡磨難，就像紙被揉成一團，這時只有你能幫助他們——你的一個笑容就可帶給他們無比的安慰……」

許和榮過世前，在一封信中這樣寫著：「我動過無數手術，是一個生命在刀口徘徊的人，曾經我想要輕生，所幸遇到張美麗，在她愛心度化下，我對生命有新的領悟。無余力不從心，我僅能以病苦之身提醒大家——生命如朝露。」

口腔癌、乳癌、喉癌……張美麗陪伴各種重症病人，隨著病人出



院、入院、轉院全程照料，為他們清理口腔、擦拭傷口、餵食；為了不想讓家屬有遺憾，所以帶著他們為病人做護理、做任何能做的事。徵詢同意後，張美麗會帶著自備的傻瓜相機、V8 與錄音機，記錄下患者生前的面容與聲音，留給家人最後的記憶。

一天的時光，張美麗除了吃飯、睡覺外，把時間都留給了慈濟與癌症病人。常常三更半夜要搭計程車穿梭闖黑街道，趕助念、趕探望病患。

「我珍惜和他們的緣分，他們都是我親最愛的人。」張美麗說，表面上看起來是她在幫助別人，「其實真正要說感恩的是我，因為這些人以自己的生命，如實地告知我人生的苦疾，而不需要我一一承受；這種大愛，難道不是我應該感激、惜福的？」

奉獻生命

決定以服務癌症患者作為終生志業的張美麗發現，志工必須是「專業」的，因此不斷充實自己，吸收佛學、心理學、醫療常識、復健等知識，並參與各項安寧療護進修課程。

到了病房，她總是殷殷叮囑患者術後注意事項，要注重營養、努力復健；她也會到護理站和醫護人員打招呼，順便了解病人狀況；病人出院了，她也跟著回到家中關心復原進展；甚至在患者過世後，還將關懷延續到家人的身上。

穿梭在病苦間，雙手不畏髒污清潔傷口，張美麗對生命有另一番詮釋：「手髒了可以洗，異味也不過是人的念頭罷了，人生來去一場，每個人都如此，沒有什麼好畏懼的。」

當了這麼多年的安寧志工、看了這麼多死亡後，那一張張受苦面容給張美麗最大的體會是：「再輝煌的過去也換不回健康、幸福或快樂。」讓每個病人最放心不下的牽掛，不是財富，也不是名利；而是家人、另一半、孩子的婚事、子孫的未來……也就是愛。」

她可以整夜陪伴剛動完手術的病患；可以為了讓病人有食慾而洗手做羹湯；可以三更半夜趕往過世病人的家；可以陪著病人的孩子過年過節；可以搭飛機南北奔波……只為陪伴癌症病人走完人生。

「擦身而過都是緣，無論面對那個人，不吝嗇給予，就是珍惜每一分緣。」對於未來，張美麗下定決心當個終身志工，直做到生命的盡頭。



心靈的億萬富翁

· 志工筆記 ·



名位、金錢、權勢，都是過眼雲煙。投入慈濟這幾年，親自體會眾生的苦，是我這一生最感平靜的時候。

——杜俊元

一九九八年，杜俊元捐出一塊市值五億台幣的土地給慈濟基金會，消息上報，他在美國的兒子二早就接獲朋友驚訝的詢問：「你有沒有感到你今天失去了什麼？」

其實早在十年前，杜俊元因心臟疾病在生死關頭走一遭，並帶領「矽統科技」度過經營危機時，就向子女表示，今後他所創造的財富都將用於社會，「我想在多出來的每一天，心無掛礙地放手。」

從一位億萬富翁，變成了一位能放下身段、實際付出的志工，杜俊元說：「最近幾年，是我這一生最感平靜的時候。」

不推卸，只因慈悲

出生花蓮富里的杜俊元，台大電機系畢業後赴美深造；一九六八年因為父親一場病，他放下美國IBM華生半導體實驗室的工作回台，之後即投入學術界及產業界。陸續創辦華泰電子與矽統科技，有「台灣半導體產業開路先鋒」之稱。

一九八七年，杜俊元到夏威夷參加台大電機系畢業二十六周年校友會，左胸突然出現絞痛，經急救後得知是冠狀動脈阻塞。「這次遊走生死間的經歷，讓我決定捨棄權力與財富。」一九八八年，他將公司正式授權給專業經營團隊負責，只參與重大決策。

一九九〇年在台大電機系擔任客座教授二十三年的杜俊元，準備離開教職作些自己有興趣的事，因緣際會，在妻子楊美瑤鼓勵下接觸慈濟。「太太認為證嚴法師能領導這麼龐大的志業，從事濟世救人的工



作，一定有很多值得我學習的地方，所以希望我也能一同參加。」當時杜俊元捐了兩百萬元成為慈濟的「榮譽董事」。

一九九一年，杜俊元無意間聽到證嚴法師對當時大陸華東水患的憂心；同年九月，杜俊元前往大陸，了解到當時河南受災的情形不小於媒體關注的安徽與江蘇，返台後便向證嚴法師報告。

不過當時慈濟連安徽和江蘇賑災的經費都還籌措不到四分之一，要扛起河南賑災重擔談何容易。因此杜俊元留下災情資料便回去了。

沒想到隔幾天，他在報上看見慈濟將前往河南賑災的消息。那一刻，他打從心裏敬佩證嚴法師，他知道法師不可能在幾天內募到那麼大筆經費，但法師慈悲心懷，只問該不該做，不問有沒有錢。

不追逐，只發善念

一九九二年五月，杜俊元參加慈濟大陸賑災到江蘇、安徽，每天隨著團員們「透早出門，半暝入門」，本以為洗完澡後就可以休息了，豈知還要開檢討會、報告、做記錄，研究明天要怎麼做才會更好。「那次的

賑災經驗讓我非常震撼，也使我肯定慈濟這個團體很值得去學習、投入。」

也因此，他立下心願：有生之年，在眼睛看得到、能力所及的地方，替證嚴法師承擔十分之一有形的責任。一九九八年春天捐地、一九九九年將市值十三億的矽統科技股票八百萬股轉讓給慈濟，都是這個承諾的實踐。

一次去柬埔寨賑災，「看到一個小孩睡的地方比我家的狗還差；提的水髒得我都不忍看；一根臘腸被蒼蠅吮得那樣，他還留了一個月捨不得吃……想想那樣的景況，若說我生長在那裏，會有多能幹，我不相信。」

多次參與慈濟國際賑災，杜俊元更能體會捐錢容易，捐時間、捐體力就大不易。「其實捐贈的錢多錢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分心意，只要善念相同，大家都是平等的。」

每有機會對有志於財經、科技發展的年輕人演講時，杜俊元總是以慈濟人的「發大心、立大願」，來取代一般人強調的「立大志、做大事」。「前者完全利他，所以力量大、煩惱少；後者脫離不了功成名就的



追求，所以不免苦惱重重。」

不生氣，只說感恩

「他的腰比任何人都彎得低。」這是慈濟人眼中的杜俊元。

「他對人非常親切，平常極少穿西裝，都穿公司夾克來上班。」這是華泰電子公司員工眼中的杜俊元。

「每天都看到一位老先生在住家附近主動打掃公共區域。」這是鄰居眼中的杜俊元。

一九九五年冬天，杜俊元接受了心臟手術，醫師囑咐他要在家的休養百日，每天走一萬步健身；隔年春天，他發覺原本由社區每戶出一百元請來打掃的老先生突然不見了，就接替他拿起掃把，掃著掃著成為他例行工作。

他說：「掃地可以體會很多事情，比如碰到貓、狗大便，心裏覺得很髒、會排斥；但不掃，心裏又有掛礙，掃了一段時間，也就很習慣了。掃地若不掃心地，也沒多大意思，所以說，現在要我生氣不容易

了！」

早年創業時，杜俊元單刀直入、直言無諱的表達方式，常常使他在無形中得罪許多人，儘管如此，無論他承受多大壓力，回到家裏也不會發洩出來，但那默默坐在屋角的身影，看在楊美瑳眼中是多麼的苦！

但杜俊元加入慈濟後，這些年來，看事情的角度變了，他感恩員工對公司奉獻青春，並且放手讓他們去做，讓他們對公司產生歸屬感，願意一起為公司前景打拚。

杜俊元現在的生活有半都投身在慈濟志業中，「親自體會眾生的苦的過程中，我已經能充分理解名位、金錢、權勢，都是過眼雲煙，沒有什麼好在意的。」杜俊元以「每一天都是多活出來」的心態，繼續堅持這條行善之路。

（撰文：楊倩蓉、陳淑華）



與死神擦肩過後

· 志工筆記 ·



親身經歷過癌症，我勉勵病友不要悲觀，哭泣並不會讓疾病好起來，但是微笑卻能為自己帶來祝福。

——梁清典

素昧平生，短時間內僅見過幾次面，卻有人將自己的身後大事交託給梁清典。

十年前，被「癌症」驅逐到死亡邊緣的梁清典，胃部切除三分之二；在遠離疾病威脅之後，積極關懷周遭的病人及家屬。他從不認為那樣的傾聽或陪伴是在「助人」，只是跟這些人「有緣」而已。

陪伴走過最後一程

二十三歲的阿秀，生父早逝，母親改嫁老榮民生下一個弟弟，姊弟感情甚篤。然而，才照顧罹患癌症的母親走完人生，阿秀竟也發現得了直腸癌。病情加劇時，弟弟白天在學校讀書，晚上帶著書本到醫院照顧姊姊。

當梁清典知道阿秀的病不可能好轉，深思著該如何讓關懷的層面更深入。

「看到弟弟在病房內昏暗的燈下準備聯考，又要一邊照顧我、為我拍背，我擔心影響他的學業，有時為他設想好意勸幾句，他卻跟我嘔氣了。」阿秀傾吐心事說：「弟弟一直盼望我好起來，我呢？長姊如母，對於未成年的弟弟，也有百般放不下的責任。我最大的期望是他將來有所成就。」

姊弟各懷心事，彼此牽掛卻不明說。梁清典告訴阿秀，臨終病人與家人之間，若有任何事情相互隱瞞、沒交代清楚或心願未了，容易變成心中的掛礙，所以他鼓勵阿秀姊弟說出心裏的話。



阿秀讓弟弟了解她已經不久人世，她打算把身後的保險理賠留作弟弟的學費；弟弟告訴阿秀，他知道這一年考大學的成績必然不理想，索性這段日子專心陪伴姊姊，然後補習重考，未來應不受影響。

阿秀接著與梁清典討論後事處理，她約略說出個形式，鄭重地交付給他。梁清典慨然允諾，同時勉勵阿秀要真正接受醫療效果已經到了極限，隨時照顧好自己的心念。

阿秀在某個深夜一點多無憾地告別人世，梁清典依照她生前的意願，協助料理了她的後事。

恐懼死亡？恐懼疾病？

「活生生地走過癌症，我不能向病人保證一定會像我一樣好起來，但是我勉勵他們不要悲觀，哭泣並不會讓疾病好起來，但是微笑卻能為自己帶來祝福。」梁清典強調安住心念的重要。

乍聽自己罹患胃癌時，梁清典也曾心生恐懼地哭泣，「我是家裏的經濟支柱，要是我走了，一家大小如何過生活？我的擔心與牽掛跟多數

癌症病人相同。」梁清典在沮喪無助的時刻，想起了他的母親。

梁清典的母親死於癌症。她在一家醫院住院治療一陣子，醫師認為積極治療無效，遂建議家屬接她回家。當時在外地工作的梁清典，只能利用週六返家探望。

這天，才走進村莊，梁清典的鄰居便說：「清典仔，你知道嗎？我們經過你家門前，常聽見你母親哭得很大聲，而且發出一股臭味。」然而當他回到家，母親竟然起身坐在沙發上，精神很好，絲毫不像鄰居所講的那樣。

「我昨天很痛，很痛。痛得在地上爬，我爬到門後想要跳進曾文溪，但是我前腳跨出去，卻又縮回來。」母親緩緩地說：「我突然想到，我這一腳跨出去，村子裏的人一定會誤解：是不是我的子女不孝順，沒送我去看醫師，才使我痛苦得想自殺？那麼以後我的子女會在人前抬不起頭來。」

母親為了家人寧願忍受劇痛，梁清典一想起母親的愛，便無法容許自己繼續沮喪下去。「我告訴自己不能悲情，必須正面看待癌症，我不能倒下去。再說醫師也還沒有判我死刑啊！只是我對這個疾病的恐懼感



而已。」

梁清典安安分分地養病，至今仍透過規律的生活作息和飲食、運動習慣維護健康。他說，接受開刀至化療的十個月期間，除了妻子的細心照料，療程中他常聆聽證嚴法師的開示，慈濟志工也常來關懷，助他度過那段艱難歲月。

人在身體健康時，往往嗅不到死亡的氣味，在與死神擦肩而過之後，梁清典抱著「多活一天，就賺一天」的想法，格外珍惜生命，儘量讓活著的每一天都過得充實。

「生病當時我就發願，等我的病好起來，一定要照顧跟我一樣罹患癌症的人，只要有人需要我，不論他們在那裏，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經歷與人分享、幫助他們。」梁清典說，他早在四、五年前就丟掉自己是個「癌症病人」的想法，身心狀況已經回復跟常人一樣。

二〇〇一年年初，他參與慈濟在大陸河南省的賑災發放。冒著舟車輾轉和攝氏兩、三度的低溫，加上一連八天的行程，若他對自己的身體有絲毫擔心的話，就不會報名參加「聽說很辛苦」的賑災團了！

不是助人是惜緣

記得在接受化療期間，始終是妻子陪伴就醫，「你真是個幸運的病人。」護士告訴梁清典說，另一位與他同時接受化療的婦女，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在罹患乳癌之後，丈夫棄她而去，由於承受不住身體的病痛加上心痛，她缺乏意志力抵抗病魔，常常將正在注射中的針筒拔掉。

梁清典深深覺得，治療所帶來的身體上的難受是一時的，心病才是病人的致命傷。因此，當他在關懷癌症病人時，往往著重他們是否能夠打開心結，重新看待生命。——他們需要有人站在他們旁邊，安慰他們、告訴他們『別怕』！即使治療無望，有了家人和旁人的愛與支持，病人並不全然悲觀。」

「我並不認為自己能夠給別人什麼，只是去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一方面讓自己的時間不空過。」身為慈濟委員組長，梁清典的生活其實已經很忙碌，連晚間、假日的時間都排滿了，還挪出時間探望需要關懷輔導的個案。

梁清典說，幫助別人不必是實質上的物質協助，也並不一定需要專業



才可以，無法勝任時甚至可以透過轉介。「我不是專業的輔導員，但是長時間聆聽證嚴法師的法語，他引導我有更寬廣的思考邏輯；與人探討生命意義，最重要的是讓對方有傾訴的對象。」

（撰文・葉文鶯）

TZU CHI FOUNDATION